

他人的夢，他人的道路，

當流年替換，銀河暗渡，

便是我不能推卻的長路與亂夢。

某某人的

夢

林俊穎

著



某某人的夢

林俊穎

著

某某人的夢

作者 林俊穎
總編輯 初安民
責任編輯 宋敏菁
美術編輯 林麗華
校對 林俊穎 宋敏菁

發行人 張書銘
出版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
電話:02-22281626
傳真:02-22281598
e-mail:ink.book@msa.hinet.net
網址 舒讀網http://www.sudu.cc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
劉大正律師
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:03-3589000(代表號)
傳真:03-3556521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
電話 (852) 2798 2220
傳真 (852) 2796 5471
網址 www.gccd.com.hk

出版日期 2014年10月 初版
ISBN 978-986-5823-97-9

定價 220元

Copyright © 2014 by Chun Ying Lin
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某某人的夢／林俊穎 著：

—初版.—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

2014.10 面：14.8 × 21公分。(文學叢書：423)

ISBN 978-986-5823-97-9 (平裝)

857.63

10301883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目錄

《人的夢》之一 補夢人 007

《人的夢》之二 原子人 069

《人的夢》之三 異鄉人 123

淺薄是最大的罪惡（後記） 179

某某人的夢

林俊穎
——
著

好比唐吉訶德所說的，你是在去年的鳥巢中尋找今年的鳥。

——薩爾曼·魯西迪《摩爾人的最後嘆息》

去年的舊巢，哪還有小鳥*？

——《堂吉訶德》

*楊絳譯。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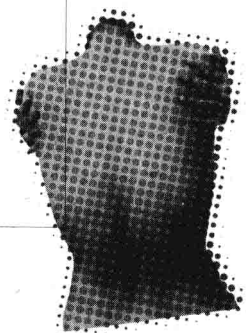
《人的夢》之一 補夢人 007

《人的夢》之二 原子人 069

《人的夢》之三 異鄉人 123

淺薄是最大的罪惡（後記） 179

《人的夢》之二
——
補夢人



整個下午，他與他等待雷響。

等雷響將兩人貫穿，胸腔打開如同大海。

間歇的只有珊瑚枝狀的閃電，鞭亮了潛伏著暗礁的海岸，一瞬間的銀色大海。

大雨下在遠方的海域，因為嗅到了海風送來的雨點混著淡水的清新氣息。

銀白電光照亮了同梯好友曝曬、海浴了長長一整個夏天之後如同海豚的身軀，緊繃，光滑，跳進滾來的海浪裡時，那弓背繃出的脊骨好像一條鑄鐵，隨即又被吐在沙灘上。同梯如此與大海搏鬥甚久而吁氣，下腹部的性器冷縮一如果核。

他希望握住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臟，像一隻驚慌而輕狂拍翅的巢鳥。以為意志控制了它，感覺它遂像是遭焚風收乾的堅硬花苞。

海浪的白沫裡，同梯不動了。多純潔的葬禮啊，他在心裡嘆息。

海上的烏雲就像那些夜晚，同梯睡在他身旁，隨著呼吸而發熱的身軀是白天奔馳過了一個沙漠的一具引擎。

伸手過去，紗窗外墨黑的芒果樹群的葉叢裡有花緩緩開著，累累沉重開著，若有似無的花香穿過腦殼。

海邊其實非常腐臭，堆積著多年無人撿拾的漂流木爛穿了成為洞窟，勾纏著多種塑膠物，死去的招潮蟹仍在等著返回大海。

前一年的秋颱之後曾經沖上大片遭海浪洗淨的豬屍，豬身發酵膨脹，海灘遂成了妓院的午後通鋪，張開的豬嘴似乎集體做著美夢笑開了。

他們的單位銜命坐卡車、戴防毒面具來清理。強風掃淨了的海天一如太古時，紫外線沸騰，大家彎腰嘔吐光了肚裡的早餐，淚眼中看著矮羅老排附上刺刀挺進，俐落戳刺著死豬群，一挑，收刀，再挺刺，老屁股跟著律動。同梯跟進，汗水披掛下兩顆大眼，踢翻一頭豬屍讓牠腹部

朝天，膠鞋底蹂躪牠一排乳頭，「做兵三年，母豬賽貂蟬，貂蟬你娘咧。」

海上的天空指甲刮傷般有一弧月影。

他往蔓延著馬鞍藤且紫花盛開的海灘上方跑去。

防毒面罩裡熱氣瀰漫令人窒息，失去知覺之前，他看見同梯一腳踢破豬腹，踩進去，嚇得朝後一顛，不遠處海平線上晃盪著一艘膠筏漁船。眾兵散開，各自擇定一隻豬屍，那臂肌不成比例墳起的瘦小伙夫大叫，割下了一顆豬頭，高高舉起頂在頭上如起乩。

整片泛著清藍光的灘岸，眾兵頭罩黑膠面具如同外星人，濾嘴就像豬鼻，比賽割那些憨笑的豬頭，試圖當球拋，他們沒料到豬頭的重量，甸甸地一滾，靜止了如同佛頭側臥沉睡。那個愛炫耀他偉大男性的老兵掏出來轉圈灑了一大泡尿。另一老兵刺刀指著那個性器根部有刺青的譙，好膽你幹一隻予我看。刺清的應，欲幹就做夥來，一雙對對啦。

海風止息，軟弱地撲上岸的浪沫雪白，無頭豬的下肢交疊，彷彿有著少女矜持的嫵媚。他又看見同梯與一兵抬起豬身，一撕，啪的豬身裂

開，一團臟器掉下。他以為最後看見了一個豬頭人身在沙灘上搖晃走著，伙夫兵摘下面罩，三角眼兇光怒放，獠身一躍，一刺刀戳進豬頭的兩眼之間。

他始終不知道是誰在他背部等同心臟處重重一椎，他悶哼一聲，倒栽蔥滾下灘岸，滾進一個噩夢，那剖開的滿滿是美麗白蛆的豬肚等著他滾進去。

終於，雷響了，悶悶的，像極了一個未成形的噴嚏。

同梯閉目仰躺波浪上彷彿一條銀色魚屍。

在青壯生命最初最好的時光，據說這世界的戰事已經凍結，但他們遇見，因為一道命令徵召他們一起去遠方。

連下了幾天雨，陰潤的大清早，古老慘澹的車站，夜蚊孳生，鐵道後水泥柵欄下遍開著骯髒的變葉木，犁過的水田結了一層厚韌的膜，吸收著所有的光成為一塊幻鏡，讓天地顛倒，最早醒的一批鳥游移其上。弟弟騎機車載他來，霜風撲了兩人罩了一層冰殼，卸下他時，弟弟皴乾的手從口袋摸出一個紅膠袋平安符塞到他手心，講，媽叫你得掛著。

漸漸車站內集結了報到的人，嘴唇為粥氣與漿液糊住，只發得出似乎昆蟲翅膀摩擦與搓手搓腳的聲音。冷空氣裡都是少年男體剛烈的味道。他看見日後是同梯那黑得黝亮的方臉，兩頰的肌肉倔強。之後緩慢且搖晃的列車上，同梯沉睡得頭倚放他肩上，平穩的呼吸，車窗外向後移動著狹窄的平原、單薄的綠樹，醜怪的廟寺，鐵皮屋頂上陰翳的日光，他心裡啄殼而出一隻新生的獸，在胸腔嚙咬，翻滾，頂撞，讓他痙攣，嘴巴發苦，因而扭曲了窗外流逝的景物。

列車經過小站不停，他聽見尖銳的哨音，長椅上坐著失神的候車者，一瞬間，在另一列靜止的列車濺著銀光的窗玻璃上看見驚惶、瑟縮的自己如同鬼影。肩上同梯的頭好沉重，雖則心裡有著沉甸甸的喜悅。但此後他惑於那樣的故事畫面，遭囚置古井底的鬼物在第一道日光射入時灰飛煙滅。

然而所有的想望與慾念確實唯有在暗夜才能夠如鬼魅叢生，他並不以為恥辱，甚至有所期待，如同草間螢火蟲的冷光。

營區寬闊的草地吸收了一整個暑天的炎陽之氣，他們受令仰躺其上，